



ZHONGGUO
QUANSHI

中国全史

[卷四十三]

远方出版社

全案策划：大 地
封面设计：福瑞来



ISBN 7-80595-975-7



9 787805 959757 >

ISBN 7-80595-975-7/K·27

全套定价：1280.00元（全48卷）

中国全史

主编
程思源

秘史 卷四十三

远方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胡丽娟

中国全史(秘史卷)

主 编:程思源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01001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4900 千字

印 张:338

版 次: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 套

标准书号:ISBN 7-80595-975-7/K·27

定 价:1280.00 元(全 48 卷)

骨肉起衅

元仁宗因周王、魏王两次变乱，都从骨肉起衅，不禁忆起铁木迭儿的密陈，还道他能先几料事，思患预防，幸已先立皇子，方得臣民倾响，平定内讧，事后论功，应推铁木迭儿居首，因此起用的意思，又复发生。这铁木迭儿虽去相位，仍居京邸，与兴圣宫中嬖幸，时通清息。大凡诸臣媚子，专能窥伺上意，仁宗退息宫中，未免提起铁木迭儿的大名。那班铁木迭儿的旧党，自然乘机凑合，撺掇仁宗，复用这位铁太师。仁宗尚有些顾忌，偏偏这兴圣宫中的皇太后，又出来帮忙。传旨仁宗，令起用铁木迭儿，再为右相。仁宗含糊答应，暗思复相铁木迭儿，台臣必又来攻讦，不如令为太子太师，省得台臣侧目。主意已定，便即下诏。

越日即有御史中丞赵世延，呈上奏章，内陈铁木迭儿从前劣迹，凡数十事，仁宗不待览毕，就将原奏搁起。又越数日，内外台官，陆续上奏，差不多有数十本，仁宗略一披览，奏中大意，无非说铁木迭儿如何奸邪，不宜辅导东宫，当下惹起烦恼，索性将所有各奏，统付败纸簏中。适案上有金字佛经数卷，遂顺手取阅，展览了好几页，觉得津津有味，私自叹息道：“人生不外生老病苦四字，所以我佛如来，厌住红尘，入山修道。朕名为人主，一日万机，弄到食不得安，寝不得眠，就是任用一个大臣，还惹台臣时来絮聒，古人说得天子最贵，朕想来有甚么趣味！倒不如设一良法，做个逍遥自在的闲人罢。”说毕，复默默他想了一番，又自言自语道：“有了，我照这么办。”更掩好佛经，起身入寝宫去了。

且说仁宗有心厌世，遂诏命太子参决朝政。适臣见诏，多半滋疑，统说皇上春秋正富，为何授权太子，莫非铁木迭儿从中播弄不成？当下都密托近侍，微察上旨。侍臣在仁宗前，尝伺候颜

色，一时恰探不出甚么动静。只仁守常与语道：“卿等以朕居帝位，为可安乐么？朕思祖宗创业艰难，常恐不能守成，无以安我万民，所以宵旰忧劳，几无暇晷，卿等哪里知我叵衰呢？”侍臣莫名其妙，只好面面相觑，不敢多言。过了数天，复语左右道：“前代尝有太皇的名号，今太子且长，可居大位，朕俗于来岁禅位太子，自为太上皇，与尔等游观西山，优游卒岁，不更好么？”左右齐声称善，只右司郎中月鲁帖木儿道：“陛下年力正强，方当希踪尧舜，为国迎庥，为民造福，若徒慕太上皇的虚名，实属无谓。如臣所闻，前代如唐玄宗、宋徽宗皆身罹祸乱，不得已禅位太子，陛下为什么设此念头？”这一席话，说得仁宗睦目无词，才把内禅的意思，打消净尽。嗣是复勤求治道，所有一切佛经，也置诸高阁，不甚寓目。

会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剌吉，令作佛事，释全宁府重囚二十七人，事为仁宗所闻，怫然道：“这是历年弊政，若长此不除，人民都好为恶了。”遂颁发严旨，按问全宁守臣阿从不法，仍追所释囚，还置狱中。既而中书省臣奏参白云宗总摄沈明仁，强夺民田二万顷，逛诱愚俗十万人，私赂近侍，妄受名爵，应下旨黜免，严汰僧徒，追还民田等语。仁宗一一准奏，并诏沈明仁奸恶不法，飭有司逮鞠从严，毋得庇纵，违者同罪。这两道诏敕，乃是元代未曾见过的事情，不但僧侣为之咋舌，就是元廷臣僚，亦是所料不及。

到了延祐七年元旦，日食几尽，仁宗斋居据膳，命辍朝贺。甫及二旬，仁宗不豫，太子硕德八剌，焚香祷天，默祝道：“至尊以仁慈御天下，庶绩顺成，四海清晏。今天降大厉，不如罚殛我身，我至尊长为民主。天其有灵，幸蒙昭鉴！”

祝毕，又拜跪了好几次。次夕，拜祝如故。无如人生修短，各有定数。既已禄命告终，无论如何祈祷，总归没有效验，太子祷告益虔，仁宗抱病益剧。正月二十一日驾崩光天宫，寿三十有六，在位十年。史称仁宗天性慈孝，聪明恭俭，通达儒术，妙悟

释典，不事游畋，不喜征伐，不崇货利，可谓元代守文令主。小子以为顺母纵奸，未免愚孝；立子负兄，未免过慈；其他行迹，原有可取，但总不能无缺点呢！

仁宗已殂，太子哀毁过礼，素服寝地，日蓑一粥。那时太后弘吉剌氏，便乘机宣旨，令太子太师铁木迭儿为右丞相。越数日，复命江浙行省黑驴为中书平章政事。黑驴平时没甚功绩，且亦未有令望，只因族母亦列失八，在兴圣宫侍奉太后，颇得宠信，因此黑驴迭蒙超擢，骤列相班。自是铁木迭儿一班爪牙，又复得势。

参议中书省事乞失监，素谄事铁木迭儿，至进倚势鬻官，被台臣劾奏，坐罪当杖，他即密求铁木迭儿到太后处说情。太后召太子入见，命赦乞夫监杖刑。太子不可，太后又命改杖为笞。太子道：“法律为天下公器，若稍自徇私重改从轻，如何能正天下！”卒不从太后言，杖责了案。

徽政院使失列门，复以太后命，请迁转朝官。太子道：“大丧未毕，如何即易朝官！且先帝旧臣，岂宜轻动，俟即位后，集宗亲元老会议，方可任贤黜邪。”失列门惭沮而退。

于是宫廷内外，颇畏太子英明。独铁木迭儿以太子尚未即真，应乘此报怨复仇，借泄旧恨。当下追溯仇人，第一个是御史中丞杨朵儿只，第二个是前平章政事萧拜住，第三个是上都留守贺巴延，第四个是前御史中丞赵世延，第五个是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。上都距京稍远，不便将贺巴延立逮，赵世延已出为四川平章政事，李孟亦已谢病告归，独杨朵儿只、萧拜住两人，尚在都中供职，遂矫传太后旨，召二人至徽政院，与徽政使失列门，御史大夫秃秃哈，坐堂鞫问，责他前违太后敕命，应得重罪。杨朵儿只勃然大愤，指铁木迭儿道：“朝廷有御史中丞，本为除奸而设，你蠹国殃民，罪不胜数，恨不即斩你以谢天下！我若违太后旨，先已除奸，你还有今日么？”铁木迭儿闻言，又羞又恼，便顾左右道：“他擅违太后，不法已极，还敢大言无忌，藐视宰田

辅，这等人应处何刑？”旁有两御史道：“应即正法。”杨朵儿只唾两御史道：“你等也备员风宪，乃做此狗隄事么？”萧拜住对杨朵儿足道：“豺狼当道，安问狐狸？我辈今日，不幸遇此，还死得爽快。只怕他也是一座冰山了！”两御史不禁俯首。

铁木迭儿怒形于色，顿起身离座，乘马入宫。约二时，即奉敕至徽政院，令将萧拜住、杨朵儿只二人处斩。左右即将二人反翦起来，牵出国门。临刑时，杨朵儿只仰天叹道：“天乎！天乎！我朵儿只赤心报国，不知为何得罪，竟致极刑？”萧拜住也呼天不已。

既就戮，忽然狂飈陡起，沙石飞扬，吓得监刑官魂不附体，飞马逃回。都人士相率叹息，暗暗称冤。

杨朵儿只妻刘氏，颇饶姿容，铁木迭儿有一家奴，曾与觐面，阴加艳羨，至此稟请铁木迭儿，愿纳为己妇。铁木迭儿即令往取。那家奴大喜过望，赶车径去，至杨宅，假太师命令，胁刘氏赴相府，刘氏垂泪道：“丞相已杀我夫，还要我去何用？”家奴见她泪珠满面，格外怜惜，便涎着脸道：“正为你夫已死，所以丞相怜你，命我来迓，并且将你赏我为妻，代倘从我，将来你要什么，管教你快活无忧。”

刘氏不待言毕，已竖起柳眉，大声叱道：“我夫尽忠，我当尽义，何处狗奴，敢来胡言？”说至此，急转身向案前，取了一剪，向面上划袞两道，顿时血流满面。复将髻子剪下，向家奴掷去，顿足大骂道：“你仗着威势，敢来欺我！须知我已视死如归，借你的狗口，回报你主，我死了，定要伸诉冥王，来与你主索冤，教老贼预备要紧！”骂得痛快，我亦一畅。家奴无可奈何，引车自去，既返相府，适铁木迭儿在朝办事，便一口气跑至朝房，据实稟陈。铁木迭儿大怒道：“这般贱人，不中抬举，你去将她拿来，令她入鬼门关，自去寻夫便了。”旁有左丞相张思明闻着这言，便向铁木迭儿道：“罪人不孥，古有明训。况山陵甫毕，新君未立，丞相恣行杀戮，万一诸王驸马等，因而滋疑，托词谋

变，丞相还能委咎么？”铁木迭儿沉吟半晌，方悟道：“非左丞言，几误我事。”遂叱退家奴，家奴快快自回，杨妻刘氏，才得守节终身。

铁木儿私结党羽

有一天，元英宗在行宫，忽觉心惊肉跳，坐立欠安，上床就寝，仿佛似有神鬼在侧，倏寐倏醒。自思夜睡不宁，莫非有魔障不成，遂于次日起床，飭左右传旨，命作佛事。拜住闻命，即入奏道：“国用未足，佛事无益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”英宗迟疑半晌，方道：“不作佛事，也属无妨。”拜住退后，不到半日，又有西僧进奏，略言陛下惊悸，国当有厄，非大作佛事，及普赦罪囚，恐难禳灾徼福。英宗道：“右相说佛事无益，所以罢休，你去与右相说知，再作计较。”

西僧奉旨，即往与拜住商议。拜住瞋目道：“你等专借佛事为名，谋得金帛，这还可以曲恕；惟一作佛事，便赦罪犯，你想朝廷宪典，所以正治万民，岂容你僧徒弄坏？纵庇一囚，贻害数十百人，以此类推，酿恶不少，你等借此敛财，佛如有灵，先当诛殛！我辅政一日，你等一日休想，快与我退去，不必在此晓舌！”

西僧撞了一鼻子灰，便出去通知奸党。原来西僧进言，实是奸党主使，意欲借此赦罪，免得遣戮。偏偏拜住铁面无私，疾词喝斥。那时奸党愤不可遏，齐声呼道：“不杀拜住，誓不干休！”铁失时亦在场，便道：“你等亦不要瞎闹，须计出万全，方可成功。今日的事情，只杀一个拜住，也恐不能成事，看来须要和根发掘呢！”大众连声道：“甚好！这等主子，要他何用？不如并杀了他。”铁失道：“去了一个主子，后来当立何人？”这一语却问住众口。铁失笑道：“我早已安排定当了！晋王现镇北边，何妨迎立？”大众都齐声赞成。铁失道：“晋王府史倒刺沙，与我往来

甚密，他子哈散，曾宿卫宫中，我前已令哈散回告乃父，继复使宣徽使探忒密语晋王，诸已接洽，总都大事一成，便可往迎。”大众道：“嗣皇已有着落，大事如何行得？”铁失道：“闻昏君将回燕京，途次便可行事。好在我领着阿克苏卫兵，教他围住行幄，不怕两人不入我手，就使插翅也难飞去！”言毕，呵呵大笑。大众道：“好极！好极！但也须遣人密报，免得临事仓皇。”铁失道：“这个自然，我便着人去报便了。”当下派遣斡罗思北行。

斡罗思即日趲程，一行数日，方到晋王府中。闻晋王出猎秃刺，只探忒留着，两下接谈。探忒道：“我与倒刺沙已议过数次，倒刺沙很是赞成，只王意尚是未定。”斡罗思道：“倒刺沙内史，想伴王同去。”探忒道：“是的！”斡罗思道：“事在速行，我与你同去见王，何如？”探忒应着，便跑至秃刺地方，入见晋王。

晋王问有何事？斡罗思道：“铁御史令我前来，致词王爷，现已与也先铁木儿、失秃儿、哈散等，谋定大事。若能成功，当推立爷为嗣皇帝！”这语说出，总道晋王笑脸相迎，不意晋王颜色骤变，大声叱道：“你敢教我谋死皇侄么？这等奸臣，留他何用，快推出斩讫！”斡罗思被他一吓，身子似杀鸡般抖将起来，但见旁边走过一人，跪禀晋王道：“王爷如诛斡罗思，转使皇帝疑为擅杀，不如囚解上都，使证逆谋，较为妥当。”晋王视之，乃是府史别烈迷失，便道：“你说得很是！便命你押解去罢。”于是命左右抬过槛车，把斡罗思加上镣铐，推入车内，由别烈迷失，带了卫卒百名，解送上都。

晋王名也孙铁木儿。系裕宗真金长孙，晋王甘麻刺嫡子。甘麻刺曾封镇漠北，管辖太祖发祥的基址，领四大鄂尔多地，蒙语称为四大斡耳朵。世祖殂时，甘麻刺闻讣奔丧，至上都，拥立成宗。大德二年，甘麻刺歿，子也孙铁木儿袭位，仍镇北边。武宗、仁宗先后嗣立，也孙铁木儿统共翊戴，立有盟书。至是不愿附逆，因囚遣斡罗思赴上都。偏值英宗南还，祸机已发，好好一位英明皇帝，及一个忠良右相，竟被铁失兄弟等害死南坡。

原来南坡距上都，约百余里，英宗自上都启跸，必至南坡暂驻。这日夜间，铁失已密命阿克苏卫兵，守住行幄，他即率领奸党，持刀而入。拜住正要就寝，蓦听外面的喧嚷声，即持烛出来，只见铁失弟索诺木，执着明晃晃的刀，首先奔至。拜住厉声喝道：“你等意欲何为？”言未已，索诺木已抢前一步，手起刀落，将拜住持烛的右臂，剁落地上，拜住大叫一声，随仆于地，逆党乘势乱砍，眼见得不能活了。拜住已死，铁失带逆党，闯入帝寝。英宗时已被卧，闻声方起，正在披衣下床，逆党已劈门而入。英宗忙叫宿卫护驾，谁知卫士统不知去向，那罪大恶极的铁失，居然走至榻前，亲自动手，把刀一挥，将英宗杀死。英宗在位三年，年仅二十一岁，天姿明睿，史称他刑戮太严，奸党畏诛，因构大变。小子以为铁失、锁南早罹罪案，若英宗先已加诛，便是斩草除根，难道还能图变么？这是史官论断太偏，不足凭信。

这且休表，且说铁失等已杀了拜住，弑了英宗，便推按梯不花、也先铁木儿为首，奉着玺绶，北迎晋王也孙铁木儿。也孙铁木儿闻着此变，一时不好究治逆党，就在龙居河旁，设起黄幄，受了御宝，先即皇帝位，布告天下。

是日，即命也先铁木儿为中书右丞相，倒刺沙为中书平章政事，铁失知枢密院事，余如失秃儿、赤斤铁木儿、完者秃满等，俱授官有差。当下遣使赴上都，祭告天地宗庙社稷；一面令右相也先铁木儿准备法驾，调集侍从，择日启程，向京师进发。

也先铁木儿自恃功高，又得大位，心中欣慰异常，便致书铁失，教他前来迎驾。铁失以京师重地，不便轻离。只遣完者、锁南、秃满等，驰奉贺表，且表欢迎。完者等到了行在，谒见嗣皇，奉谕优奖，喜得心花怒开，欢跃得很！至与也先铁木儿相见，彼此道贺，大家都说铁失妙策，赞扬不尽。也先铁木儿掀着短须道：“老铁的劳动，原是无可没的；但非我帮助老铁，恐怕老铁也不能成事的。况现在的嗣皇帝，前已囚解斡罗思，拟告逆

谋，后来我奉着玺绶，驰到此处，他还出言诘责，亏我把三寸妙舌，说得面面俱到，方得他应允即位，各给封赏，列位试想，我的功绩，比老铁如何？”言毕，呵呵大笑。完者等本是拍马长技，至此见也先铁木儿位居首辅，权势烜赫，乐得见风使舵曲意奉承，且齐声说的是“全仗栽培”四字。那时也先铁木儿笑容可掬道：“诸君是我知己，我在位一日，总畀诸君安乐一日，富贵与共，子女玉帛亦与共，诸君以为好否？”完者等复连声称谢。也先铁木儿便命摆酒接风，大家吃得酩酊大醉，方才散去。

越数日，车驾扈从等，都已备齐，就禀闻嗣皇帝，启跸登程。沿途侍卫人员，统归也先铁木儿节制，跋山涉水，不在话下。只也先铁木儿行辕，比嗣皇帝的行幄，几不相上下，所有命令，反较嗣皇帝为尊严。看官试想：这时的也先铁木儿，你道他荣不荣呢，乐不乐呢？

既到上都，留守官吏，都出城迎接，谒过嗣皇帝，复谒右丞相，也先铁木儿只在马上点首。入城后，免不得有一番筵宴。嗣拟留驻数日，再行启銮。上都旧有行宫，及中书行省各署，彼此都按着职掌，分班列居。是时正当秋暮，气候本尚未严寒，偏是年格外凛冽，朔风猎猎，雨雪霏霏，官吏拥着重裘，尚觉冷入肌骨。大宁、蒙古等地方，尤为奇冷，牛羊驼畜等，大半冻毙。嗣皇帝念切民依，令发京米赈饥。朔方正在施赈，南方又报水灾，漳州、南康诸路，霖雨连旬，洪波泛滥，庐舍漂没，不计其数。当由中书省循例请赈，即奉旨照准，帝泽虽是如春，百姓终难全活。独也先铁木儿意气自豪，毫不把民生国计，系在心上，镇日里围炉御冷，饮酒陶情。

一日天气少暖，与完者、锁南等，并仆役数人，出门闲逛。只见盈山皆白，淡白微红，一片萧飒景色，无甚悦目。约行里许，愈觉寒风侵袂，景色苍凉。也先铁木儿便道：“天寒得很，不如回去罢！”完者等自然遵谕，便循原路回来。将到门首，忽有两舆迎面而至，当先的舆内，坐一位半老佳人，红颜绿鬓，姿

色未衰，也先铁木儿映入眼波，已是暗暗喝采。随后的舆中，恰是一个娉婷妙女，艳如桃李，嫩若芙蓉，望将过去，差不多是破瓜年纪，初月丰神。便失声道：“好一个女郎！不知是谁家掌珠？”

锁南道：“何不问她一声！”完者即命仆役，询问舆夫，舆夫答是失太医家眷，也先铁木儿闻着，也只好站住一旁，让他过去。一面低语完者道：“想她们总是母女，若是这般佳人，作为眷属，也不枉虚过一生了！”完者道：“相爷的权力，何事不可行？”也先铁木儿道：“难道去抢劫不成？”完者道：“这亦何妨！”也先铁木儿道：“她是宦家妻女，比不得一个平民，如何可以抢劫？”锁南道：“朱太医是一个微员，相爷若取他女为妾，还是把他赏收哩！”完者道：“我却去问他她否？再作计较。”也先铁木儿道：“也好！”

完者即领着仆役，抢前数步，喝舆夫停舆。舆夫尚不肯从，偏如虎如狼的仆役，将舆揪住，口称相爷有命，教你回舆，你敢不从么？舆夫无奈，把舆抬转至中书省门前，勒令停住，叫妇女二人下舆，吓得朱家母女，呆坐无言，只簌簌的乱抖。完者道：“装什么妇女腔？相爷要女郎为妾，你等快即下舆！”二人仍是坐着，完者叱仆役道：“快拽她出来！”仆役闻言，就一齐动手，把母女两人拽出，送入也先铁木儿寝所。遂随也先铁木儿入门，并拱手作贺道：“相爷今日入温柔乡，明日要赏我等一杯喜酒哩！”

也先铁木儿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倘她母女不从，奈何？”完者、锁南齐声道：“相爷这么权力，不能制此妇女，如何可以制人？”说得也先铁木儿无词可答。二人遂告别欲行，也先铁木道：“且慢，你等且为我劝此母女，如何？”完道奉命入也先铁木儿寝室，好一歇，方出来道：“”她母女并不发言，想已是默许了！我等且退，何必在此观戏。”当下挈锁南手，与也先铁木儿告别。

停科举之争

元仁宗时秦王右丞相伯颜，自削平逆党后，独秉国钧，免不得作威作福起来。适江浙平章彻里帖木儿，人为中书平章政事，倡议停废科举，及将学校庄田，改给卫士衣粮等语。彻里帖木儿为江浙平章时，适届科试期，驿请试官，供张甚盛。彻里帖木儿心颇不平，既入中书，遂欲更张成制。

御史吕思诚等，群以为非，合辞弹劾。奏上不报，反黜思诚为广西佥事。余人愤郁异常，统辞官归去。参政许有壬也代为扼腕。会闻停罢科举的诏旨，已经缮就，仅未盖玺，不禁忍耐不住，竟抽身至秦王邸中，谒见伯颜，即问道：“大师主持政柄，作育人材，奈何把罢除科举的事情，不力去挽回么？”伯颜怒道：“科举有甚么用处？台臣前日，为这事奏劾彻里帖木儿，你莫非暗中通意不成？”有壬被他一斥，几乎说不出话来，亏得参政多年，口才尚敏，略行思索，便朗声笑道：“大师擢彻里帖木儿，入任中书；御史三十人，不畏太师，乃听有壬指示，难道有壬有权力，比太师尚重么？”伯颜闻言，却掀地髯微笑，似乎怒意稍解。

有壬复道：“科举若罢，天下人才，定多缺望！”伯颜道：“举子多以赃败，朝廷岁费若干金钱，反好了一班贪官污吏！我意很不赞成。”有壬道：“从前科举未行，台中赃罚无算，并非尽出举子。”伯颜道：“举子甚多，可任用的人材，只有参政一人。”有壬道：“近时若张梦臣、马伯庸辈，统可大任，就是善文如欧阳元，亦非他人所及。”伯颜道：“科举虽罢，士子欲求丰衣美食，亦能有心向学，何必定行科举？”有壬道：“志士并不谋温饱，不过有了科举，便可作为进身的阶梯，他日立朝议政，保国抒才，都好由此进行呢。”

伯颜沉吟半晌，复道：“科举取人，实与选法有碍。”有壬

道：“今通事知印等，天下凡三千三百余名，今岁自四月至九月，白身补官，受宣入仁，计有七十三人，若科举定例，每岁只三十余人，据此核算，选法与科举，并没有甚么妨碍；况科举制度，已行了数十年，祖宗成制，非有弊无利，不应骤事撤除。还请太师明察！”伯颜道：“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此事已有定议，未便撤消，参政亦应谅我苦心呢！”有壬至此，无言可说，只得起身告辞。

伯颜送出有壬，暗想此人可恨，他硬出头与我反对，我定要当着大众，折辱他一次，作为儆戒，免得他人再来掣肘。当人默想一番，得了计划，遂于次日入朝，请顺帝将停办科举的诏书，盖了御宝，便把诏书携出，宣召百官，提名指出许有壬，要他列为班首，恭读诏书。有壬尚不知是何诏，竟从伯颜手中，接奉诏敕。待至眼帘映着，却是一道停办科举的诏书，那时欲读不可，不读又不可，勉强地读了一遍，方将此诏发落。

治书御史普化，待他读毕，却望着一笑，弄得有壬羞惭无地。须臾退班，普化复语有壬道：“御史可谓过河拆桥了。”有壬红着两颊，一言不发，归寓后，称疾不出。原来有壬与普化，本是要好的朋友，前时尝与普化言及，定要争回此举。普化以伯颜揽权，无可容喙，不如见机自默，作个仗马塞蝉。有壬凭着一时气恼，不服此言，应即与普化交誓，决意力争，后来弄得这般收场，面子上如何过得下去？因此引为大耻，只好称有疾罢了。

伯颜既废科举，复敕所在儒学贡士庄田租，改给宿卫衣粮。卫士得了一种进款，自然感激伯颜，惟一般士子，纷纷谤议，奈当君主专制时代，凡事总由君相主裁，就使士子交怨，亦只能饮恨吞声，无可奈何。

顺帝道：“自我朝入主中夏以来，寿祚延长，莫如世祖。世祖的年号，便是至元，朕既纘承祖统，应思效法祖功，现拟本年改元，亦称作至元年号，卿意以为何如？”伯颜道：“陛下要如何改，便如何改，毋劳不问！”顺帝乃决意改元。

这事传到台官耳中，大众又交头接耳，论个不休。监察御史李好文，即草起一疏，大意言年号袭旧，于古未闻，且徒袭虚名，未行实政，亦恐无益。正在摇笔成文的时候，外面已有人报说，改元的诏旨，已颁下了。好文忙至御史台省，索得一纸诏书，其文道：

朕祗绍天明，人纂丕绪，于今三年，夙夜寅畏，罔敢怠荒。兹者年谷顺成，海宇清谧，朕方增修厥德，日以敬天恤民为务，属太史上言，星文示儆，将朕德菲薄，有所未逮欤？天心仁爱，俾予以治，有所警戒欤？弭灾有道，善政为先，更号纪元，实惟旧典。惟世祖皇帝在位长久，天人协和，诸福咸至。祖述之志，良切朕怀，今特改元统三年，仍为至元元年。邇遵成宪，诞布宽条，庶格祯祥，永绥景祚，可赦天下。

好文览毕，哑然失笑，既转身返入寓内，见奏稿仍摆在案头，字迹初干，砚坳尚湿，他凭着残墨秃笔，写出时弊十余条，言比世祖时代的得失，相去甚远，结束是陛下有志祖述，应速祛时弊，方得仰承祖统云云。属稿既成，从头至尾地读了一遍，自觉言无剩意，笔有余妍，遂换了文房四宝，另录端楷，录成后即入呈御览。待了数日，毫无音信，大约是付诸水搁了。

好文愈觉气愤，免不得出去解闷。他与参政许有壬，也是知友，遂乘暇进谒。时有壬旧忿已削销假视事，既见了好文，两下叙谈，免不得说起国事。好文道：“目今下诏改元，仍复至元年号，这正是古今未有的奇闻。某于数日间曾拜本进去，至今旬日，未见纶音，难道改了‘至元’二字，便可与全盛时代，同一隆平么？”

有壬道：“朝政煞是糊涂，这还是小事呢。”好文道：“还有甚么大事？”有壬道：“足下未闻尊崇皇太后的事情么？”好文道：“前次下诏，命大臣特议加礼，某亦与议一二次，据鄙见所陈，无非加了徽号数字，便算得尊崇了。”有壬道：“有人献议，宜遵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是下应亦与闻？”好文笑道：“这等乃无稽谰

言，不值一哂。”有壬道：“足下说是谏言，上头竟要实行呢！”好文道：“太皇太后，乃历代帝王，尊奉祖母的尊号，现在的皇太后，系皇上的嫡母，何得称为太皇太后？”有壬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偏皇上以为可行，皇太后亦喜是称，奈何！”

好文道：“朝廷养我辈何为？须要切实谏阻。”有壬道：“我已与台官商议，合词谏诤，台官因前奏请科举，大家撞了一鼻子灰，恐此次又蹈覆辙，所以不欲再陈，你推我诿，尚未议决。”好文道：“公位居参政，何妨独上一本。”有壬道：“言之无益，又要被人嘲笑。”好文不待说毕，便朗声道：“做一日臣子，尽一日的心力；若恐别人嘲笑，做了反舌无声，不特负君，亦恐负己哩！”有壬道：“监察御史泰不华也这般说，他已邀约同志数人，上书谏阻，并劝我独上一疏，陈明是非。我今已在此拟稿，巧值足不到来，是以中辍。”好文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某却做了催租客了。只这篇奏稿，亦不要甚么多说，但教正名定分，便见得是非非了。”有壬道：“我亦这般想，我去把拟稿取来，与足下一阅。”言毕，便命仆役去取奏稿。不一刻，已将奏稿取到，由好文瞧着，内有数语道：皇上于太后，母子也；若加太皇太后，则为孙矣。且令制封赠祖父母，降父母一等；盖推恩之法，近重而远轻，今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是推而远之，乃反轻矣！

好文阅此数语，便赞道：“好极！好极！这奏上去，料不致没挽回了。”说着，又瞧将下去，还有数句，无非是不应例外，尊崇等语。瞧毕，即起身离座，将奏稿奉还有壬道：“快快上奏，俾上头早些觉悟。某要告别了。”

有壬也不再留，送客后，即把奏稿续成，飭文牍员录就，于次日拜发。监察御史泰不华亦率同列上章，谓祖母徽称，不宜加于叔母。两疏毕入，仍是无声无臭，好几日不见发落。有壬只咨嗟太息，泰不华却密探消息，非常注意。

一日到台办事，忽有周僚人报道：“君等要遇祸了，还在此从容办事么！”泰不华道：“敢是为着太皇太后一疏么？”那人道：